

黄河水畔,王高寨新村,英雄血脉浇灌幸福之花——

往昔英雄地 今朝圆梦居



村台鸟瞰图

“搬家了,搬家了……”老人难掩激动,一直重复这句话。亲戚们都来帮忙,把家中大大小小的家什从黄河岸边的老家搬进了村台上的新居……这是4年前王长路迁入村台时的情景,每一个细节他至今仍记忆犹新。

“那一天,是新生活的开始,也是我父亲做梦都盼着过上的好日子。”9月3日,在东明县长兴乡王高寨革命烈士陵园,79岁的王长路轻声说道。他的父亲王兆玉,是1945年王高寨保卫战中牺牲的42位英烈之一。

王高寨,是一座英雄的村庄。抗日战争时期,这里作为抗日根据地的“南大门”,紧邻日占区。在这个近千人的大村寨,村民们将满腔的爱国热情化为英勇斗争的不竭动力,以血肉之躯筑起“红色堡垒”,被当地抗日军民誉为“南天一柱”。

八十年光阴流转,英雄后代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王高寨更名为“王高寨新村”,村民们从饱受洪涝的黄河滩区迁入了宽敞明亮的村台新居。不变的是薪火相传的红色基因,如今,王高寨正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续写新时代的振兴篇章。

1938年至1939年,王高寨先后成立抗日救国会、妇救会、儿童团和姊妹队,广泛开展抗日宣传,群众抗日热情空前高涨。

“我父亲曾是王高寨地下党支部书记,1939年端午节前,组建了王高寨第一支人民抗日武装。”王长路回忆道。

此后,王高寨抗日武装凭借熟悉的地形和坚定的信念,在黄河岸边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

凭借熟悉的地形和坚定的信念,多次击退敌人进攻,为周边地区的抗日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5年4月,一场惨烈的战斗在全省打响。盘踞在考城、兰封、东明三县的日伪军,携机枪、钢炮将王高寨和罗寨重重包围。敌人先向罗寨猛攻,得手后集中全部兵力扑向王高寨。全村同仇敌忾,在村党支部书记王清源、农会会长王宪文、民兵队长王清平等人的带领下奋起抗敌。

“当时王宪文号召全村:‘守寨抗敌就是英雄,牺牲也是光荣。我们要挺起胸膛,做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坚决与日寇血战到底。’”王长路含泪讲述,民兵们持步枪、土枪、土炮迅速登上寨墙,农会会员以长矛、大刀协同作战,妇救会、儿童团则往寨墙上搬砖运瓦,投掷御敌。霎时间,寨墙上下枪炮齐鸣,杀声震天。

激战4小时后,我方弹药告罄,多处民房被毁,王清平不幸头部中弹,英勇牺牲。为掩护老弱妇孺尽快转移,刘景山、林朝相等11人奋勇断后,全部壮烈殉国。60岁的王宪文闻讯驰援,连续刺倒数名敌人,身负8处重伤,牺牲时仍紧握武器。在北寨门作战的王清鹤、王宪君等9人,仅剩1门土炮和16颗手榴弹,依托寨墙中的四间草屋顽强抗敌,多次击退进攻。

“关键时刻,八路军及民兵赶来支援,敌人最终溃退。在这场5小时的激战中,王高寨村42位英雄壮烈牺牲,其中就包括我的父亲。”王长路的眼中,满是对英雄的深切缅怀。

从抗日救亡到新中国成立,王高寨、罗寨、三王寨、程坡、翟庄等村共有96名英雄儿女为国捐躯。1951年,东明县委、县政府在王高寨村为96名烈士立纪念碑,后建成王高寨革命烈士陵园。1964年4月,王高寨民兵连长王兆义出席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

如今在王高寨革命烈士陵园,常有村民自发擦拭碑文。陵园内安葬着190名烈士,立有烈士碑、纪念碑58座。著名的“先烈王宪文等九十六人纪念碑”坐落于一座碑亭内,亭前排列着17座刻有颂扬题词的石碑,无声诉说着那段英勇悲壮的历史。

“每年大年初一,我都带领全村村民前来祭奠烈士,这已成为我们共同的习惯。”王高寨新村党委书记王明亮告诉记者。每逢重要纪念日,长兴乡党委、政府都会组织学生和干部群众到烈士陵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如今,王高寨革命烈士陵园每年接待参观者上万人次。



王明亮讲述抗战故事

昔日的硝烟之地,如今已成为宜居新家园。2017年5月,东明县在全省率先启动黄河滩区居民迁建工程。一座座村台社区拔地而起,圆了滩区百姓的安居梦想。长兴集乡5号村台涵盖大刘寨、三王寨、王高寨、罗寨、程坡5个行政村,8个自然村,村台占地面积1266亩,安置人数7309人、1760户。

“我们村过去常遭水淹,村民一辈子挣的钱几乎都花在盖房上。”王明亮说。“2021年,王高寨新村实现整体搬迁,村民们跳出了‘穷窝窝’,迎来了新生活。”

不远处,黄河静静奔流,无声见证着岁月的变迁。漫步王高寨新村,道路宽阔整洁,小楼整齐排列,学校、超市、企业、饭店、农家书屋一应俱全。新生活的气息与产业发展的活力,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涌动。

文图 记者 马源劭



齐子英:烽火岁月里的智勇传奇

鲁西南的沃土上,从不缺乏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在菏泽城郊吴店一带,老一辈人提起齐子英,总会竖起大拇指。这位曾在抗日战争期间,担任我党抗日民主政府南华县西河区(以今吴店、刘庄为中心)区委书记的革命者,以过人的胆识和机敏的智慧,在敌伪环伺的前沿阵地上,谱写了一段段令人胆寒、让百姓称快的斗争传奇。

齐子英,又名齐武章,曾用名武子英,出生于今菏泽鲁西新区马岭岗镇解元集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七·七事变”爆发前夕,他考入菏泽县立医士学校。1938年,日军逼近菏泽,国民党县政府组织学校南下,20岁的齐子英却做出了影响一生的抉择——留下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齐子英儿子齐晓灵告诉记者:“鲁西南抗日根据地创始人何健之是父亲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当时,何健之在姑姑家秘密开展抗日活动,父亲在其影响下接受进步思想,确立了抗日救国的人生目标,并于1938年10月经何健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为隐蔽身份,齐子英化装成交易员、小商贩,频繁往返菏泽城,与打入敌伪新会的同志联络,搜集敌情。不久,他担任本区党组织委员,组织成立地下游击队并兼任指导员,正式投身武装斗争。

1940年,为壮大抗日力量,菏泽(西北)县委决定夺取敌人枪支。齐子英多次参与何健之组织的夺枪行动。在贾坊村一次行动中,他险些被敌人用大刀砍伤,幸得中共党员李正路及时阻拦。经数次斗争,共夺得枪支20余支,为当地抗日武装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42年7月,齐子英奉命到南华县新开辟的西河区任区委书记。西河区位于菏泽城西北吴店一带,紧贴菏泽城外,处于敌斗争的前沿阵地,形势十分复杂和险恶。他到任后,首先发动群众建立地下党组织,又安排区长李正路联系解元集村西炮楼伪军小队队长赵体卫(此人已被我方秘密发展为中共党员)。次日,赵体卫便以修枪为名,通过传令兵刘广城送来两支长枪。齐子英用这两支枪突袭吴店附近伪军班,收缴多支长枪,迅速组建起西河区抗日武装。

队伍拉起来以后,他们采取游击战的方式,在菏泽城西北一带不断骚扰和打击出城抢粮的日伪军,还常伪装成小贩潜入菏泽城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极大鼓舞了群众的抗日斗志。

在白虎集一带,齐子英巧妙营救战友的故事尤为精彩。西河区游击队与日伪军在白虎集附近遭遇,4名队员受伤被俘,关押于当地号称“山东第一炮楼”的白虎集炮楼。该炮楼驻有伪军3个营及骑兵便衣队共700余人,戒备森严,反动气焰嚣张。

齐子英伪装成百姓和小贩,在炮楼附近侦察大半天,摸清了被俘同志的关押地点。考虑到强攻难度大,他转而研究伪军队长王某的住处,多次秘密踩点后,决定智取。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他带领队员潜入王某家中,将其妻子捆绑装袋带回区队。几天后,游击队成功用其换回被俘队员。

解放战争期间,刘邓大军在鲁西南七战七捷,随后千里跃进大别山,菏泽城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党组织被迫撤往河北昆吾。1948年4月,齐子英奉命与县长朱先舟、公安局局长张彬等30余人渡黄河侦察敌情,为菏泽解放作出重要贡献。

1970年,齐子英在菏泽病逝,但其智斗敌伪的故事,早已成为鲁西南大地上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

记者 王振宇

解元集常氏家庙:一脉乡愁的历史回响

常健

开栏的话

菏泽大地,文脉绵长。从安邱国堆遗址的文明印记,到鲁锦织造中的经纬春秋;从曹州人塑出的百态人生,到山东梆子唱响的岁月豪情……千百年来,丰富的文化遗产凝结着先民的智慧,延续着这片土地的历史记忆。

即日起,本报人文菏泽与文化版正式推出《文化遗产在菏泽》专栏。专栏将立足菏泽深厚的文化土壤,以文字为笔、以故事为墨,记录古遗址与古建筑的沧桑变迁,讲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坚守与匠心。我们也将直面文化传承中出现的现实问题,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同时,及时解读文化遗产保护相关政策,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凝聚保护共识与合力。

我们愿与广大读者一道,探寻城市文化根脉,激发遗产时代活力,让菏泽的文化瑰宝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灿烂的光芒。

在破“四旧”时被拆除。据说当时上级派了一个工作队住在大殿里,否则这座大殿恐怕也难以留存。

我的童年恰逢“文革”时期,从记事起,家庙的用途几经变化。最初,这里是红卫兵的活动场所,常有一群少男少女在此排练节目,还有几个意气风发的青年不时挥舞红缨枪。后来,生产队的两位“五保”老人搬了进去。那时他俩都60多岁,一位身形清瘦,留着花白胡子,待人和蔼;另一位有点驼背,耳力不佳,大家都叫他“聋子”,他懂些推拿治疗扭伤的手法,只是性子略显“威严”,孩子们都有点怕他。两位老人住在殿内,生火做饭也在里面,如今庙里的房梁和房顶发黑,想来便是当时生火做饭所致。记得上小学一年级时,学校号召“学雷锋,做好事”。我和同学们琢磨许久,决定去帮“五保”老人扫院子、打水。放学后,我们拿着笤帚和棍子来到庙里。为什么拿棍子呢?因为我们人小,既担不动,也拎不动水桶,只能两人用棍子抬。扫地的提议得到两位老人同意,可打水的事,他们却死活不答应。细想也对,我们都是七八岁的孩子,水井又深,平常家里的大人都不让靠近,老人又怎会放心让我们去打水?最后,两位老人把水桶藏了起来,同学们只好作罢。两位老人去世后,家庙先后被用作大队的木器加工厂,院子里还建过青储饲料样板池,也曾作为大队部。后来,大队部搬了新址,家庙便闲置下来。

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推进,续家谱、春节清晨给邻近家族祖谱磕头等古老民俗渐渐复苏。直到这时,常氏后人重新记起常氏家庙——这座属于常氏家族独有的建筑。彼时的家庙已有些破败,大殿脊上的瓦片有的脱落,下方砖墙部分风化,两扇雕花窗棂也残缺不全。更令人惋惜的是,家庙内外已看不到半点常氏家族的历史痕迹。逢年过节,常氏族人来庙里祭奠,可祭什么呢?于是老人们在庙里挂起族谱,权当是先人的牌位。更值得一提的是,庙里还供奉着一幅明朝开国大将常遇春的正坐画像。画像中,常遇春身着红色官服,神态安详又不失威严;画像上端用毛笔正楷题写着常遇春的生平介绍,只是因年代久远,部分字迹已模糊不清。

说起这幅画像,还有一段往事。据奶奶和父亲亲讲,清光绪年间,安徽省怀远县常遇春的后人来到解元集寻访宗祠,带来了这幅画像。后来,画像传到了爷爷、奶奶手里。“文革”期间破“四旧”,所有带封建色彩的物品都要被销毁,这幅画像自然也在其中。略识文墨的奶奶深知画像的价值,便想方设法保护它。当时破“四旧”有专门的队伍,经常一家一户地搜查。为防画像被搜走,奶奶平常把画像包好藏在屋檐下的缝隙里,一有风吹草动,就赶紧把画像转移到附近的柴草堆里。就这样,画像躲过了“文革”劫难。20世纪90年代,画像破损

严重。为保护它,我找画家复制了一幅交给父亲保管,逢年过节便挂在庙里供族人瞻仰。但令人遗憾的是,几年间我先后找人复制了两幅,或许是裱糊的工艺问题,再加上保管环境欠佳,画像都出现了霉变。倒是我的堂兄云辉复制的那幅保存较好,近几年春节时都在庙堂悬挂。

庙里还立着一块碑,靠东墙摆放。石碑虽从中间断裂,所幸字迹与部件完好无损。这是一块墓碑,碑文清晰可辨:碑心刻着“常氏迁曹始祖考妣之墓”;右首有注释语:“大清国山东曹州府菏泽县西南十八里解元集常门周族追念始祖同立碑以垂不朽”;左首落款为:“乾隆十五年二月二十九日敬立”;碑上首有四个篆书大字:“万古流芳”。为何碑的主人没有名字?据常氏家谱记载,旧家谱在清初毁于火灾,迁曹始祖的名字已无从考证;从祖坟分布来看,这位墓主是从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迁来的第一代,因此后人尊其为“迁曹始祖”。“文革”期间,许多墓碑被砸碎或拆去修水利,这块墓碑

被常氏后人埋在地下,才得以保存。前些年,浇地时发现了这块碑,人们将它运回家庙珍藏,却在立碑时不慎摔成两截。2003年11月,常氏后人又重修祖墓,复制了这块碑立于墓前。

近些年,我国大力推进传统文化传承与保护,广泛开展文物普查,“记住乡愁”也成了流行语。常氏家庙不仅引起了当地文物部门重视,也勾起了解元集村常氏后裔在外游子的记忆。乡愁往往只是美好回忆,那些能唤起乡愁的事物,多如过眼云烟般消失,连一张图片都难寻觅。唯有常氏家庙,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者,默默矗立,无所奢求——它是唯一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乡愁!修缮家庙,恢复原貌,成了在外游子与家乡人的共同心愿。

从2003年初开始,常氏族人齐心协力、踊跃捐款,同时争取上级文物部门支持,截至2023年春的二十年间,家庙历经多次修缮,如今规模更趋完善宏大。三间主殿经文物专业施工队维修,实现“修旧如旧”,更为坚固;此外还新修了仿古门楼三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均采用青砖小瓦,古色古香。现在庙院面积有1亩多,高墙环绕,地面铺设青石,种有8株苍柏,还立了3通记事碑;院内还保存着收集到的原常氏牌坊部分残件。庙后花园用土堆成龙形山景,让家庙“立于龙脉之上”;院前广场与方塘也焕然一新——广场采用水泥铺设,光洁如镜;方塘四周杨柳依依,绿化整齐。

2018年,常氏宗祠被列入菏泽市文物保护单位,在菏泽地方文化史上留下了可贵的一笔。

我的家乡解元集村,坐落于鲁西南平原,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老集镇。其历史可证于村南门口的碑记:村子始建于秦朝,至今已有2000余年。规模之宏,从现存的古寨门遗址便可见一斑——南门至北门足有3华里,村西有两个寨门,村东则有3个寨门。

在岁月的长河中,解元集曾拥有众多恢宏建筑。据残存的庙碑与地方志所载,村中昔日庙宇规模宏大。因黄河水患与农田灌溉之故,明代以前的古建筑皆被深埋地下七八米处,地表遗迹荡然无存。如今能看到的古迹,多是清朝遗存,有些碑文还记载了庙宇从前的规模及位置。据考证,解元集村历代规模较大的庙宇有元帝庙、火神庙、老君三官庙、泰山奶奶庙、铁佛寺等,另有一座常氏家庙及嵌有乾隆御书“圣旨”二字的常氏节孝牌坊。

除常氏家庙,其他庙宇我都未曾亲见。唯铁佛寺自幼经常听闻长者提及。如“今天到铁佛寺干活去”,而当时所说的那个地方其实是一片农田,铁佛寺的遗址早已荡然无存,它只是那块田地的代名词罢了。牌坊我倒见过,它立在南门里约200米处的南北大街上,在我儿时的眼中,它十分雄伟,我也经常和小伙伴跑到牌坊下玩耍。可惜的是,在“文革”期间,牌坊被当作“四旧”拆除,当时我虽学龄前儿童,但拆除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文革”后,村里唯一完整幸存的古建筑便是常氏家庙。它位于村子东南角,仅存一座主殿。主殿为三大开间,前出厦,门前有两根木柱立在石墩之上;厦子两端有飞檐挑出,檐下饰有精美的龙形砖雕。大殿的殿脊高耸,东西两端各有一个似凤头状砖雕微微翘起,仿佛凌空欲飞;脊中间立着宝珠状雕塑,两侧不远处各有一条龙,取“二龙戏珠”之意。除前出厦外,大殿东西及后端的檐下也均有砖雕,共七层,形态各异。在我儿时的记忆里,这里原是完整院落,有与大殿同期建造的门楼,院内古柏参天。可惜,古老的门楼和常氏牌坊一样,

被常氏后人埋在地下,才得以保存。前些年,浇地时发现了这块碑,人们将它运回家庙珍藏,却在立碑时不慎摔成两截。2003年11月,常氏后人又重修祖墓,复制了这块碑立于墓前。

近些年,我国大力推进传统文化传承与保护,广泛开展文物普查,“记住乡愁”也成了流行语。常氏家庙不仅引起了当地文物部门重视,也勾起了解元集村常氏后裔在外游子的记忆。乡愁往往只是美好回忆,那些能唤起乡愁的事物,多如过眼云烟般消失,连一张图片都难寻觅。唯有常氏家庙,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者,默默矗立,无所奢求——它是唯一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乡愁!修缮家庙,恢复原貌,成了在外游子与家乡人的共同心愿。

从2003年初开始,常氏族人齐心协力、踊跃捐款,同时争取上级文物部门支持,截至2023年春的二十年间,家庙历经多次修缮,如今规模更趋完善宏大。三间主殿经文物专业施工队维修,实现“修旧如旧”,更为坚固;此外还新修了仿古门楼三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均采用青砖小瓦,古色古香。现在庙院面积有1亩多,高墙环绕,地面铺设青石,种有8株苍柏,还立了3通记事碑;院内还保存着收集到的原常氏牌坊部分残件。庙后花园用土堆成龙形山景,让家庙“立于龙脉之上”;院前广场与方塘也焕然一新——广场采用水泥铺设,光洁如镜;方塘四周杨柳依依,绿化整齐。

2018年,常氏宗祠被列入菏泽市文物保护单位,在菏泽地方文化史上留下了可贵的一笔。

